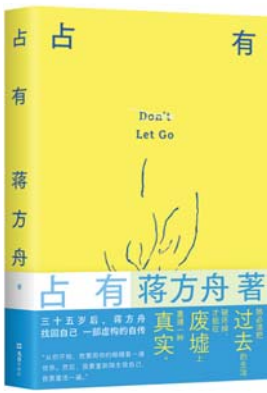


《鹿群穿过森林》  
窦凤晓 著  
南方出版社



《占有》  
蒋方舟 著  
新经典文化·文汇出版社

□李恒昌

诗集《鹿群穿过森林》像一面处境之镜，折射出个体于群体间的生存需求和精神探索。在阅读解构中，读者往往同步完成了“自然”与“文明”间的二元思考。作者从“我”出发对“未知”的探索，如一抹令人心动的微光。

窦凤晓往往在日常事物的幽微处轻盈运笔，将个体感知的微妙肌理与存在本质的血管脉络有效连接，以抽象而精准的语言在某个瞬间突然打开其“思”之疆域——这正是“存在褶皱”的妙处：个体经验如褶皱里的一道纹路，顺着纹路便会触摸到它，并得知她与整个世界存在唇齿相连。

如《弧(狐)面镜子》写道：“孤独省的版图陡然暴涨。”一个“省”字便将个体孤独从情绪升华为具有疆域感的精神存在，在有限的时空内开启一段意蕴丰富的思之旅。而“我的名字叫‘短暂’”（《大理石时刻》），则用近乎宣言的直白，将个体对时间的体认钉在永恒的坐标上。大理石是坚硬的、沉静的，近乎永恒的物质载体，而“我”的“短暂”被刻在这样的载体上，形成了奇妙的对抗与依偎：个体的“短暂”在与永恒存在的对视中，获得了重量——不是被永恒吞噬，而是成为永恒褶皱里一个清晰的刻度。《此在》的“总会老的，山水，人世”更将这种连接推向极致。个体生命的衰老本是私人体验，但当“老”被投射到“山水”与“人世”，“一茬又一茬的灰”便有了双重身份：既是个人生命燃尽后的余烬，也是山水轮回中落下的枯叶，是人世更迭里褪色的记忆。

显然，作者敏感于对自然界“存在”的思考，以诗歌赋予了面向自然和生命向度时的积极与主动。作者以一种沉思之态，将形色各异的事物进行情感和思辨的双向解构，让文本生发出既柔软又坚韧的意识神经线。

现代社会特有的“孤寂”在窦凤晓的诗中反复出现。但她不重点渲染幽暗，反以节制的语言探索通往“人性”与“存在”的捷径，剖开坚硬的岩层，释放出微小的发光体——这微光，不是用来驱散孤寂，而是让其成为可感知、触摸的存在，并在与之共处中生生发命韧性。

《鹿群穿过森林》里“跟你同行，我很快乐”，这句朴素到近乎口语的告白，像一颗石子投进“光亮的线条”里。“长路漫漫”是生命背景，而瞬间的“同行”是打破背景的涟漪。更动人的是“荡来漾去的时间里，爱是短暂的缺席者”，诗人虽点明了爱的“稀缺性”，却又让“同行者的沉默”与“晚霞的交响”交互构成了一副温柔的铠甲。《春山记》的“咚咚的胸腔锻造着远方”，将孤寂转化为主动建构的力量。登山的过程是孤独的：石阶、风声、自我呼吸，构成封闭的场域。但“咚咚的胸腔”不是生命疲惫的告急，而是“锻造”的锤声——用对身体的砥砺对抗时光的敌意。当及顶的诗人感到“自己正在飞快成长”，这成长，像一路从山石和岩树中获得的教诲：接受土壤的沉默，保持向上生长。

在窦凤晓笔下，人与自然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微妙的“悬置”状态——像林间并行的溪流与小径，既不交汇成旋涡，也不疏离成陌路，只是在各自的轨迹上，用水声、落叶、晨光里的剪影，进行着无需言说的对话。这种悬置不是疏离，而是对“人类中心主义”的消解，让自然与“人”平等共生，建构一种积极生态，相互映照出彼此的存在。

《植物游戏》用孩童般的想象消解了人与自然的边界。“让马尾草飞起来，变成一株马尾铁”，这种跨物种的转化里，没有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欲，只有纯粹的惊奇与共情。马尾草的“飞”不是物理意义的飞行，而是诗人赋予植物的自由意志——在想象里，植物可以突破形态的限制，正如人类可以突破认知的惯性。

《务虚书房》的“园水喷洒于蒙古黑石地面/涌出深灰野兔、大象，斑斓的花豹”，更是将身份悬置推向超验。水、蒙古黑石，都是文明的元素，而野兔、大象、花豹是自然的符号，当它们从“喷洒的园水”中涌出，自然不再是被圈养的景观，而是流动的、有生命张力的存在。

窦凤晓的诗歌，像正在穿过森林的鹿群——带着自然赋予的野性与灵敏，在林间惊鸿一瞥闪现，留下串串神秘蹄印。她的诗，擅长准确地捕获“存在”的微妙震颤。语词间跳动的微光，既是作者的求索之问，也是对每个读者的温暖应答。

□蒋方舟

在女性创作中，我很喜欢的还是夏洛蒂·勃朗特的《简·爱》，并且认为这部作品被很大程度地误解了。它现在通常被认为是一部爱情小说——简不卑不亢麻雀变凤凰，但我不这样想。简在遇到富有已婚的罗切斯特先生时那种复杂的自卑与恐惧，可一点都不甜。我把它看作是第一部女性成长小说，作者和主角齐头并进地成长。小说最初的标题是《简·爱：一部自传》，而我这部小说如果有副标题，应该是“一部虚构的自传”。

《占有》这部小说的女主角是我也不是我。

姜诺亚和我一样，都在不到七岁时，在母亲的“诱骗”下开始写作，在纸媒时代、古典互联网时代、新媒体时代都是公众人物。她的性格也从我身上借取：敏感骄傲，也有虚荣软弱的一面。而我和我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她在成年之后就放弃了写作。这是我一直难以释怀的自我想象。因为我在十八岁那一年和我妈爆发了剧烈的争吵，我认为我的人生都被她替我决定写作这件事毁了，我很想放弃写作，叛离她，所以我上大学时有意选择了新闻而非中文。但写作的惯性终究还是太大，我又一口气写到了现在。

如果我成年后不再写作了，人生会怎么样？写作是“人同时身在两处”的奢侈。我也认识很多和我一样年少时有着强烈而明确兴趣的人，在长大成人后就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，走进了更被主流认可的人生——“你们都到生活里去了，生活里人口众多。”(顾城)所以我让我的女主角决绝地在十八岁时与我，与写作分道扬镳。

她会遇到什么？我没有任何预设和安排，让她在前面活，我在后面看，不做任何干涉，然后，我眼睁睁看着她被吞噬。

吞噬还是占有？后者恐怕更精确。

“占有”在小说中有着几层含义。最显性的当然是她的母女关系。在她小时候，她认为是母亲用自己未实现的人生理想在绑架和侵占她的人生，后来，她才意识到是自己占有了母亲的生命。母亲想让女儿独立成长，可一直无法放开手中的风筝线，母女俩始终与心底的“占有欲”对抗。小说里关于林爱竹生下姜诺亚之前的人生，部分情节来自我母亲的自传小说《永不原谅》，我看了那本书才理解了她，也明白了我自己。

第二重含义，则是女主角经历的两性关系。小说中的两性关

系虽然是虚构的，但是主角的情感态度却有我的影子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经常抱怨每一任男友对我管得太多，他们都有问题，直到我有一次看小说，里面有一句：“人们插手你的事也是因为你喜欢这样……你渴望被人插手。你就像真空，吸引着别人的干预。”(艾丽丝·默多克)我醍醐灌顶，原来本质是源于我的不自信，我不相信自己能全然独立地应对这个世界，所以主动让渡自己。女主角就这样一点点地被她的男友改变和蚕食。

还有一重更隐秘的占有关系，则存在于主角和时代。

十几年前，我曾在我的新书发布会上，讲我看过一个“恐怖故事”，关于雪地上的阿拉斯加犬，因为缺乏坐标，它们经常转了一百八十度的方向还不自知。这就像是人以为依循着天性和本色前行，其实早已被时代悄然改变了路径，在被时代抛在荒郊野岭时回身，却发现早已找不到来时路。

女主角从二十岁到三十岁的过程，就是在逐渐感受这种迷失与失重。她在时代浪潮下，让才能听命于消费社会，让叙事变成“卖故事”，人生也逐渐变成一种商品，服从于商业规则和流量密码。有传诵千年的诗歌，可是没有永垂不朽的消费品，当女主角被从大众媒体的货架拿下来的一刻，她发现自己的性格被“人设”取代，她的自我认识是外界决定的，她已经不知道自我应该、可以是什么样子的。

我在女主角身后，急得团团转却无法施以援手，只能等她自己觉悟。我最大的痛苦，是目睹她对自己天赋的轻易否定与舍弃。在小说里，还在上高中的她说最讨厌看“人被错误地用掉”，可她自己不也是任由自己被错误地用掉了吗？

我每每看作家传记，总会感慨相较于男性创作者，女性创作者发展和保卫天赋的过程真是惊心动魄，她们的天赋是多么容易被剥夺，被家庭、被误解、被污名、被外界审视、被自我怀疑，甚至被爱——我对母亲的需要就让她无法自由地发展自己的天赋。

当女主角最终带着不自信，怯怯地试图回到写作上，我简直松了一口气：呼！绕了好大一圈！我与周旋久，宁作我。

在她三十岁，与我的真实人生重叠的一刻，她和我才同时意识到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，它是无边无际海面上的浮标，你只要顺着潜下去，就可以寻找到深海沉船一样的真实自我。

【诗意盎然】

自然与文明间的智性微光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移风易俗传孝道

有/钱/多/尽/孝 丧/葬/不/铺/张

齐鲁晚报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